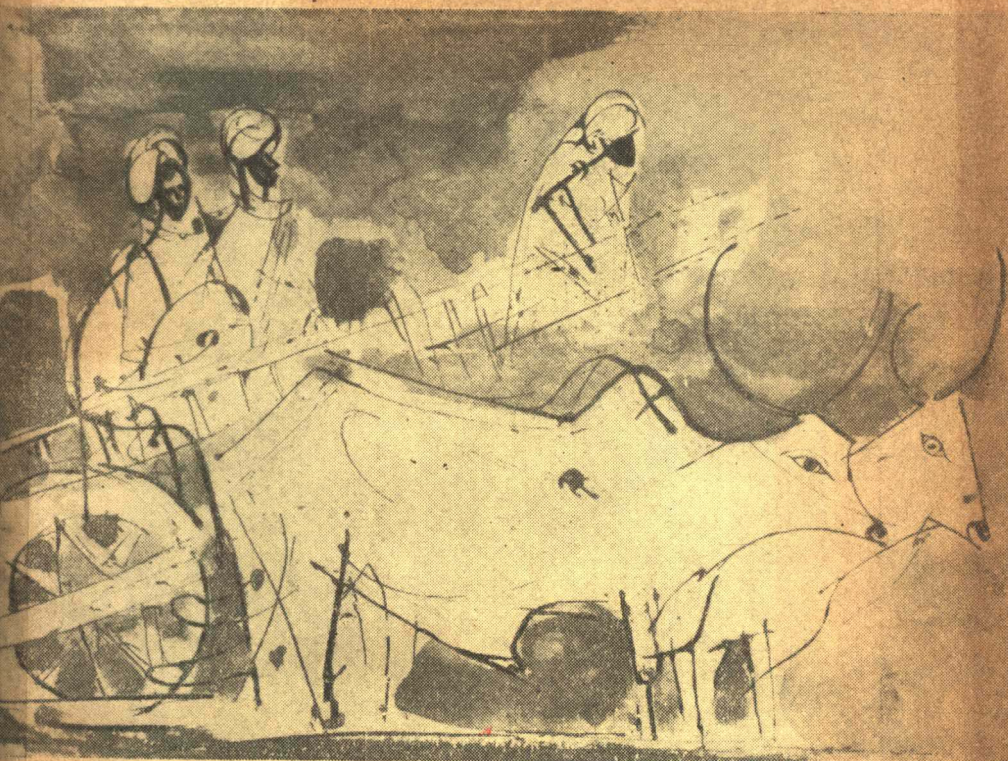


SHI JIE WEN XUE



世界文学

3

1978

世界文学

SHIJIE WENXUE

(内部发行)

1978年第3期(内总第5期)

1978年6月15日出版

编辑者 世界文学编辑部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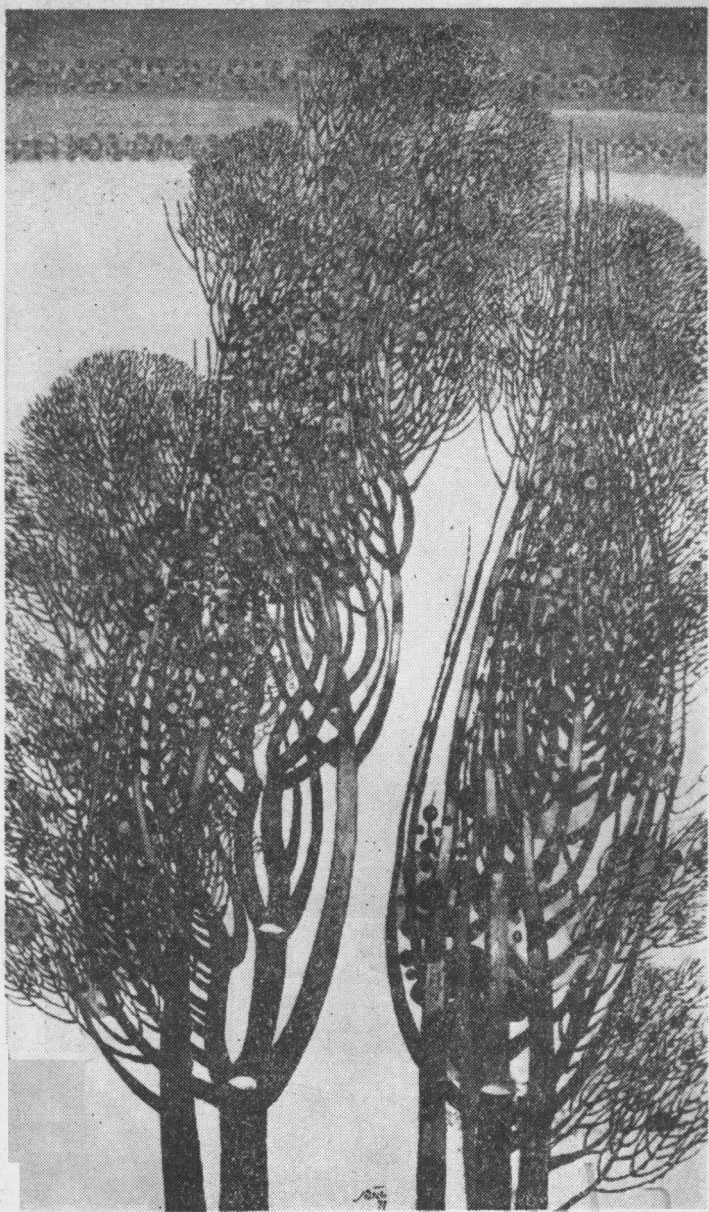
出版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 印刷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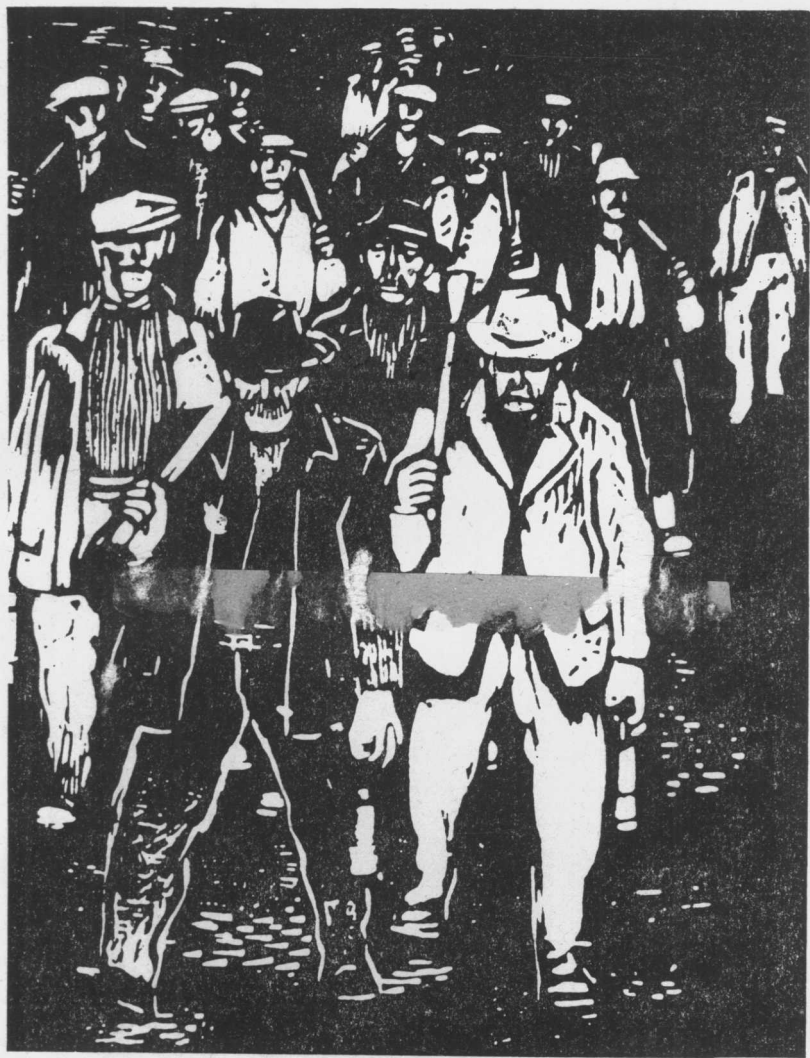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定价：0.77 元



褐叶簇（油画）

〔伊朗〕埃布瓦尔·卡赛姆·赛义地



矿工们

〔南斯拉夫〕米·谢荻

世界文学

(双月刊)

一九七八年第三期

目 录

可怜的山迪 (小说)

.....[美国] 查·契斯纳特作 陶 洁译 4

警长的儿女 (小说)

.....[美国] 查·契斯纳特作 陶 洁译 15

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 (小说)

.....[英国] 奥·王尔德作 冯亦代译 32

彼尔·金特 (诗剧)

.....[挪威] 亨·易卜生作 肖 乾译 69

列夫斯基 (诗)

.....[保加利亚] 伊·伐佐夫作 陈九瑛译 149

魏勒斯马尔蒂诗选 (三首)

.....[匈牙利] 魏勒斯马尔蒂·米哈依作 冯植生译 158

太国短篇小说两篇……………瓦·宛拉扬昆作 栾文华译

不同颜色的血液……………166

制砖的人……………172

一杯牛奶 (小说)

……………〔智利〕曼·罗哈斯作 朱景冬译 177

苍鹭与男孩 (小说)

……………〔阿根廷〕埃·卡佩纳作 朱景冬译 186

不贞的妻子 (小说)……………〔法国〕阿·加缪作 施康强译 197

短篇小说三篇……………〔苏联〕瓦·舒克申作

曲 轴……………南 众译 217

慈母心……………栗周熊译 233

连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佟 轲译 253

谈谈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史上一些现象的论述

……………程代熙 263

如此“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学”

——评近十年来苏联文学创作的几个重要倾向

..... 靳 戈 281

波兰人民抗俄斗争的光辉诗篇

——评密茨凯维支的诗剧《先人祭》..... 张振辉 305

世界文学动态

《毛泽东诗词》在太国出版(313)第一次“努山打拉”
文学家会议在新加坡举行(313)印度文化委员会创办对
外介绍印度文学的刊物(315)印度旁遮普文学家古尔巴
克什·辛赫逝世(316)巴格达出版《阿拉伯进步诗人诗
选》和《短篇小说选》(316)埃及出版有关“六·五”
战争的小说《复活》(317)西班牙出版一部庇隆传记
(317)美国评论家考利选出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名著十
二部(318)英国作家笔谈去年最佳书笈(319)

本刊重要启事 320

印度牛车(水墨画).....〔波兰〕塔·库利谢维奇(封面)

褐叶簇(油画).....〔伊朗〕埃布瓦尔·卡赛姆·赛义地(封二)

矿工们.....〔南斯拉夫〕米·谢荻(封三)

可怜的山迪

〔美国〕查·契斯纳特

陶洁译

查尔斯·契斯纳特(一八五八——一九三二)，出生于农民家庭，父母是自由黑人，小学毕业后不久即独立谋生，当过教员和新闻记者；一八八七年开始发表小说，但直到一八九九年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巫女》和《他青年时代的妻子和关于种族分界线的其他故事》问世，他的黑人作家身份才公诸于众。此后他又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至一九〇五年开始专当律师，不再写作。

《巫女》包括七个故事，均用黑人士语写成，采用童话和寓言的形式，通过巧妙的借喻揭露奴隶制度的罪恶，《可怜的山迪》是其中较有代表性者。另一个小说集主要写肤色深浅不同的黑人在种族社会里的爱情悲剧，其中《警长的儿女》最有名。

契斯纳特的短篇小说结构较严谨，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也较鲜明。他以比较深刻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艺术成就，被一些黑人评论家尊为美国黑人现实主义文学的开路人。但是，由于契斯纳特属于黑人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对他很有影响，他的小说也流露着对统治阶级的幻想，从而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编者

在北卡罗来纳州中部，我的葡萄园的东北角上，面朝伦伯顿木排路，有一坐十分简陋的小木板房。它是用松木建造的，只有一间屋子，一扇窗户取光，一扇门出入。久经风吹日晒的外墙从未上过油漆。板房一端有一个砖砌的大烟囱，占掉了半堵墙。灰浆剥落处露出宽宽的砖缝；砖石也已大片大片地塌落了，使得烟囱斑斑驳

驳，极为刺眼。一棵爬山虎略微掩盖了一些颓败的痕迹，细长的蔓藤四出攀援，雄心勃勃地要爬满整个烟囱，却又力不从心。曾经装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外面的百叶窗，也绞链松落，掉在窗户下面丛生的杂草里听其烂掉。我买这块地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战争^①爆发以前，有几年，这板房是用来做学校的。以后就一直空着，无人使用。只有冬季时节，有些离群的牛或到处乱窜的猪，来这里避避冰冷的雨水和刺骨的寒风。

一天，我妻子要求我给她盖间新厨房。我们刚搬到葡萄园来住的时候，造过一幢房子，里面有一间布局适宜、使用方便的厨房。可是，说不上什么原因，我的妻子要照南方的习惯，在后院造一间和住房分开的厨房。当然我只好照办。

为了节省开支，我决定拆掉旧校舍，因为里面的木料还保存得很好，可以用来盖新厨房。在动手以前，我估量了一下，发现要照我妻子的计划来盖那间新厨房，我还得再买上几百英尺的木料。

一天上午，我们的黑人车夫，老朱利叶斯·麦克杜，把四轮马车套上灰色马，送我们到锯木厂去定购新木料。我们驱车过了从家到木排路的小路，顺着木排路走了一里来地，上了一条穿过树林、越过泥沼地、通往锯木厂的道路。马车在横跨泥沼、年久失修的木排路上颠簸着，爬上了通向锯木厂的长长的山坡。我们到的时候，工头不在，也许上邻近一户农家抽烟聊天去了。我们只好等他回来再做买卖。我们坐在马车里，离木工厂只有几百码远，看着工人们悠闲自在地干活。没过多久，一根又粗又大的木头抬过来放好了，机器转动起来，元锯开始吃进这根木头，呼呼的响声在附近回荡。这声音抑扬起伏，颇有节奏，从我们那儿听，并不觉得刺耳，而且也不是响得叫人没法说话。元锯第二次吃进木头的时候，

① 指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美国南北战争。

朱利叶斯猛地哆嗦了一下，用一种阴凄凄的声调说道：“唉！这声音简直钻进你的血管里去了。”

“怎么啦，朱利叶斯大叔？”我妻子问他。她是极富有同情心的。“这声音刺激你的神经吗？”

“不，安妮太太，”老头激动地回答，“我不是神经质。不过那把锯子对着这根木头又拉又锯，这种尖厉的哼哼呀呀的声音使我想起了从前的时光，想起了可怜的山迪。”他拉长声音，说出“可怜的山迪”，语调悲戚，扣人心弦，激起了我们的共鸣。

“谁是可怜的山迪？”我妻子问他。对于年纪大的黑人讲述的有关种植园生活的故事她极感兴趣。这些故事，有的古雅诙谐，有的荒诞离奇，反映黑人想象力中的东方气质；还有一些，滔滔不绝地灌到一位在北方长大、富有同情心的女人耳朵里，揭露了黑奴制度阴暗面的许多悲剧。

“山迪，”朱利叶斯回答说，“是马罗博老爷家的一个黑人。马罗博老爷的地在泥沼的那一边，和你们的地相连。山迪是个非常能干的黑人，种植园里许多活计他都拿得起来，干得都很出色。马罗博老爷的子女长大结婚的时候，都要他们的爹把山迪给他们做结婚礼物。可是马罗博老爷知道，无论给哪个，别的孩子都会不高兴的。所以，等他们都结了婚，他就排好次序，让一个孩子使唤山迪一个来月，再让另一个使唤上个把月；这样挨个儿轮流使用他，时间都一样长。然后他们再从头轮起，除非偶尔因为马罗博老爷乡下的什么亲戚人手不够把山迪借了去。就这样，渐渐地山迪连下个礼拜会呆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有一次，山迪又给借了出去。这时来了一个做投机买卖的，带着一大群黑人。马罗博老爷拿山迪的老婆换了另一个黑女人。山迪回来的时候，马罗博老爷给他一块钱，承认自己拆散了他们夫

妻，感到十分拖欠；但是投机商给了他好处，让他快乐了一阵子，当今时世艰难，钱不够花，他不得已只好做这笔买卖。山迪失去了老婆，伤心了一段时间。不过他很快看到事情没法挽回，伤心也无济于事。他喜欢新来女人的长相，在她到种植园一个多月后，和她好上了。

“山迪和新娶的老婆相处得十分融洽美满。黑人们纷纷议论他们俩多么相亲相爱。丹妮病倒了，山迪就整夜不睡守着她，白天还照常出工。丹妮呢，为了她的山迪，也可以赴汤蹈火。

“山迪和丹妮一块儿过日子快有两个多月了。一天马罗博老爷在罗伯逊县的老叔父，派人来问能不能给他借一个或者雇一个会干活的好长工。山迪的主人是那种随随便便、喜欢讨好别人的人。他说行，他可以把山迪借给他。随后，马罗博老爷通知山迪收拾一下，第二天动身去罗伯逊呆一个来月。

“要山迪离开丹妮实在是不容易。罗伯逊实在太远了，不到日子，他没法回来看望她。为了看看丹妮，山迪并不在乎夜里走上十五里地。问题是马罗博老爷叔叔的种植园远在四十多里地之外。马罗博老爷通知他以后，山迪心事重重，情绪低落。他对丹妮说：

“‘这样到处奔波，我实在厌烦了。这个月把我借给詹姆士老爷，我就得干这些活；下个月把我借给阿尔奇老爷，我又得干那些活；接下去，我该去珍妮小姐那儿了。老这样：山迪这个，山迪那个；山迪这儿来，山迪那儿去。简直好象我就没有家，没有老爷，没有太太，什么也没有。我连个老婆都守不住。我那个老婆就是给卖掉的，她走以前，我连说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眼下我又得走了，把你撂在这儿。丹妮，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我真希望我是棵树，或者是个树墩子，或者是块大石头，或者是能够一段时间内不离开种植园的随便什么东西。’

“山迪说完以后，丹妮一言不发，只是坐在火炉边沉思默想。过了一会，她说：

“‘山迪，我告诉过你没有，我是个会魔法的女人？’

“当然山迪做梦也没想过这样的事。听丹妮一说，他非常惊奇。丹妮又接着往下说：

“‘有十五年了，我没对人施过魔法，也没念过咒语。我信教以后就下定决心再也不施巫术了。不过有些事情我并不认为做了就是造孽。要是你不想让人派你到处东跑西颠，不想去罗伯逊县的话，我有办法。你只要说一声，想变成什么东西，我就能把你变了，你就能呆在想呆的地方，爱呆多久就呆多久。’

“山迪说他什么也不在乎；只要能在丹妮身边，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于是丹妮问他要不要变成一只兔子。

“山迪说：‘不要，狗会来追赶我的。’

“‘我把你变成狼，好吗？’丹妮说。

“‘不好，大家都害怕狼，我不想让人人都怕我。’

“‘变只画眉鸟，怎么样？’

“‘不成，老鹰会来叼我的。我想变成一样能够在一个地方呆着不动的东西。’

“‘我可以把你变成树，’丹妮说，‘没有咀巴，也没有耳朵。不过隔一阵子，我可以把你变回来一下，吃吃东西，听听这里发生的一切。’

“山迪说，就这么办吧。于是丹妮就把他领到泥沼边，离住处不远的地方，将他变成一棵大松树，矗立在别的树中间。第二天早上，下地干活的人走过那里，发现一棵从来不得看见过的树。这实在太离奇了，他们只好承认自己记错了，要不然就是有棵小树长得出奇地快。

“马罗博老爷发现山迪不见了，认为他逃跑了。他把狗放了出来，跟踪追寻。可是它们追来追去，追到松树底下，就找不到山迪的踪迹了。一到那里，狗就站住，汪汪乱吠，又抓又搔这棵树，还想爬上去。把它们牵开，穿过泥沼寻找线索的时候，它们都挣脱出来，还往那棵树奔去。白人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怪事。马罗博老爷认为山迪一定是爬上树梢，然后跳上一匹马或者别的牲口，跑到一个远远的狗闻不到气味的地方去了。马罗博老爷指责有些年青黑人帮助山迪逃跑，可是他们都矢口否认。至于丹妮，人人都知道她热爱山迪，决不会帮他逃到一个再也不能相见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山迪真的逃跑成功了。这时丹妮晚上就常到树林里去把他变回来。两人悄悄溜回小屋，坐在火边，谈心聊天。不过他们必须非常小心，要不然让人看见了，一切都会败露。所以丹妮总是一大清早乘人还没起床走动时，又把山迪变成树。

“山迪的生活并非没有艰难忧患。一天飞来了一只啄木鸟，啄起这棵树来。等山迪又变成人的时候，胳膊上有个小元洞，犹如插过一根尖木棍。这以后，丹妮找了只食雀鹰照看这棵树。第二天早上，啄木鸟还没啄进树身，就给老鹰吞下了肚。

“还有一次，马罗博老爷派一个黑人到树林里去从树上取松油。他在山迪变的这棵树上砍了个口子，把树皮劈掉几尺，让松油流出来。山迪这次变回来时，左腿上有块大伤疤，跟剥了层皮一样，丹妮忙了整整一晚上，配了一付药，治好了伤口。她又找了只大黄蜂看护这棵树。那个黑人又来要在树身另一边再拉个口子的时候，黄蜂狠狠螫了他一下，他一松手，斧子掉了，差点没把脚砍掉。

“看到这棵树老出事，丹妮认为必须把山迪变成另外一样东西。她考虑一番，和山迪谈了一晚上，决定配付施过魔法的迷药，把

自己和山迪都变成狐狸那样的动物，逃到一个自由自在、能象白人一样生活的地方去。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丹妮刚定好日子，准备晚上和山迪一块儿逃跑，就在那天白天马罗博老爷的一个儿子却赶着马车来到宅院，说他的老婆病得快死，要他妈借他一个女人去护理护理。太太说派丹妮，她护理得好。少爷性急火燎，慌慌张张要赶快回家。丹妮那天正好在宅院洗洗涮涮，太太叫她跟着少爷马上起程。丹妮想找个借口走开，躲到晚上，那时她将和山迪把一切安排就绪。她提出要回小屋取帽子，可太太说用不着戴帽子，有头巾就行了。丹妮又说要去取件出客的衣服，太太说没必要，身上那件穿脏了，她可以在少爷家里找件干净的。丹妮没法子，只好上车跟着少爷到二十里以外他的种植园去；她在回来以前，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山迪了。出了这想不到的事情，可怜的女人感到忧虑不安；她知道山迪一定在纳闷她为什么不去把他变回来。

“就在丹妮外出护理邓肯少爷妻子的时候，马罗博老爷起了念头，要盖间新厨房。地里有的是树木，他便四处蹓跶，想找棵好树，砍倒了做木料。不知怎么一来，他看上的偏偏就是山迪变的那棵树。丹妮不在，没有人，也没有东西照料它。

“砍树的两人说从来没有迁到过这么难砍的树：斧子老劈空，半天也劈不进去多少；树快倒时那种晃悠悠颤巍巍轧轧直响的情景，更是从未见过。这真是件最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事。

“他们把枝叉掰掉，把树干在运木材的马车上拴好，赶着车往锯木厂走去。把这段木头运到，可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是过泥沼时车陷了进去，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才出来。后来，绳索又不断松开，老得仟下车重新拴木头。要往锯木厂的山上爬了，木头却滑脱了，滚到山下树丛里。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才算把它拽

到了锯木厂。

“大树运到锯木厂的第二天上午，丹妮回来了。她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树林里，看看山迪怎么样了。当她只看见一个树根，淌着树浆，满地都是枝叶，她都快疯了。她奔回小屋，拿起配好的迷药，顺着马车辙，赶到锯木厂。她知道山迪砍成这样，流血过多，再变回来也活不长了。但她还是要把他变回成人，一忽儿也好。她要解释一下：她不是故意走掉，让人把他砍倒、锯开。她不能让山迪怀着怨恨她的心情死去。

“锯木厂的工人刚把木头抬上锯台，正要开动锯子，忽然看见一个女人气喘吁吁冲上山来，又哭又嚷，就象疯了一样。她就是丹妮，她冲进木工厂，一下子扑倒在锯子前面的木头上，哭嚎着要山迪原谅她，别把她想得太坏了，这一切都不是她的过错。后来丹妮想起来树不长耳朵，就想搅拌迷药把山迪变回来。这时，工人抓住她，用绳子把她的胳膊捆起来，绑在一根柱子上。接着他们开动锯子，当着她面，把树干锯成木板和小木材。不过这活实在费劲，锯子吃进去时，就响起一片呜咽呻吟似的轧轧声。锯子是从前那种旧式的长锯，锯木头花的时间比现在的要多。他们往锯齿上涂了不少油，可是哼哼嘎嘎的怪声并未减轻，一直响到木头锯完。

“管锯的工长吃完早饭回来了。工人们告诉他，这个疯女人——他们以为她是个疯子——怎么又喊又嚷跑进锯木厂，想用身子挡住锯子。工头派了几个人把丹妮送回她主人的种植园。

“很长一段时间，丹妮神经不太正常。老爷只好把她关在熏鱼肉的屋子里，等她疯劲儿过去。马罗博老爷气得要命，大骂卖丹妮的投机商骗了他，把个疯女人脱手卖给他。听他骂了，你会感到浑身发凉，直打哆嗦。丹妮关在熏鱼肉屋子里的时候，马罗博老爷从锯木厂把木料拉了回来，把新厨房盖起来了。

“丹妮渐渐平静下来，可以在种植园里走动走动了。她把山迪和松树的事一五一十讲给老爷听。马罗博老爷听了，认为她是个大疯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她，开始想把她送进济贫院；后来看到她不伤人，不坏事，就是走来走去，摇着脑袋，唉声叹气，他决定让她留在种植园，给下棉花地干活的妈妈们看孩子。

“马罗博老爷盖的新厨房不大有用，因为很快黑人们就发现种种怪事。他们晚上听见厨房里有种悲叹呻吟的声音；刮风时还听见尖厉的呼啸声，犹如在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这样一来，没过多久，马罗博老爷的妻子连找个肯白天在厨房呆一忽儿做做饭的女人都很不容易了。种植园的黑人宁愿挨四十大板，也不肯天黑以后上厨房去——只有丹妮除外，她好象不怕鬼。她常在夜晚悄悄地溜到厨房，倚着门框，坐在台阶上，喃喃自语，嘟囔一些谁也闹不明白的疯话。马罗博老爷警告过，要是她把松树的事讲给种植园的黑人听，他就把她赶出去。但是后来黑人想方设法把什么都打听出来了，都知道在厨房作祟的就是山迪的幽灵。渐渐地，连马罗博老爷的妻子天黑以后也不敢去后院了。

“到了这个时候，马罗博老爷便把厨房拆了，用那些木料盖了你们在谈论要拆的这所旧学校。学校只是白天用用；黑夜过路的黑人常听见怪声，看见怪影。可怜的老丹妮夜里常来这儿，在学校周围踟蹰徘徊，黑人们都说她在跟山迪的幽灵说话谈心。一个冬天的早晨，有个男孩提前到校生火，发现老丹妮躺在地上，冰凉，僵硬，死了。她没什么特别的病——她是为了山迪伤心而死的。马罗博老爷没掉眼泪。他认为丹妮是个疯子，说不上会出什么事。这个世界上，发疯的白人没有容身的地方，更甭说一个疯疯癫癫的黑女人了。

“过后不久，马罗博老爷把这一大片土地卖给我的老主人——

道格拉斯·麦克杜老爷。那坐旧校舍就这样划到了你的地盘。战争爆发后，学校关门了，房子就一直空在那里——除了鬼怪以外。大家都说：不管是那所校舍，还是任何用山迪变成的树木盖起的房子，总是会有鬼作祟的，除非木板全烂了，都成粉末了。’”

安妮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阴森可怕的故事。

“这是什么制度，”朱利叶斯刚说完她就嚷了起来，“居然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我惊讶地问，“你当真认为人能变成树？”

“噢，不是，”她马上回答，“不是那么回事。”但接着她茫然低语，美丽的眼睛目光暗淡，“可怜的丹妮！”

我们买好木料就回家了。晚上上床后半个小时，好象早已熟睡的妻子忽然大声说话，把我从朦胧的瞌睡中惊醒，——

“约翰，我不想用旧学校的木材盖我的新厨房。”

“你总不见得，”我有些严厉地回答，“让朱利叶斯今天那番荒谬绝伦的胡扯把你吓住了？”

“我知道这个故事很荒唐，”她心不在焉地说，“我也不那么傻，真就相信了。不过我觉得要是厨房用的是那些木材，呆在里面也不会有多大乐趣的。再说，要是用新木料，厨房会更好看，也更经用。”

当然，她的要求总是要满足的。我买了新木料，虽然不无怨言。过了一两个星期，我有事外出。几天后回家，妻子对我说：“约翰，山迪办的黑人浸礼会因为戒酒问题闹分裂了。大约一半的会员退出教会，另成一派。朱利叶斯大叔也是退出的一个。他昨天来问我他们能不能暂时在旧校舍里开开会。”

“我希望你没有答应这个老混蛋，”我答道，很有些火气，因为我刚收到买新木料的帐单。